

不割西部，
就不会完整地理解什么是中国。



走进黄羊川

周建明、彭海纳、周忆栗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周建明 彭海纳 周忆粟 著

走进黄羊川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黄羊川/周建明、彭海纳和周忆粟著.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1

ISBN 7-5005-9517-4

I . 走… II . ①周… ②彭… ③周… III . ①不发达地区 - 概况 - 西北地区 ②不发达地区 - 概况 - 西南地区 IV .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7792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1230 毫米 32 开 9.625 印张 196 000 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4.00 元

ISBN 7-5005-9517-4/F·826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MULU

- 
- 一、引言 (1)
 - 二、山·雨水·他们·我 (9)
 - 三、走进黄羊川 (43)
 - 四、西部支教的日子 (97)
 - 五、再访西部 (233)
 - 六、走出黄羊川看西部的发展 (267)

走进黄羊川

ZouJinHuangYangChuan

西部触动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给西部留下了感动。

一、引　　言

黄羊川是甘肃省古浪县的一个镇，是古浪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一个贫困乡镇。多山少雨，使得这里的土地已经无法养活这里的人口。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习俗以及远离工业文明的地理区位，使这里的人们无法搭上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与东部地区的人们，与城市的人们一起奔向小康。2005年夏天，当我走进黄羊川时，那里的面貌已有所改变，但人均收入只有1123元，在15058的全镇人口中，在国家贫困线——年收入625元以下的还有2311人。其实，黄羊川只是中国西部广大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被不断拉大。当东部地区的人们已经进入小康的时候，西部的很多人民还没能告别贫困。

但是，党中央没有忘记西部人民。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先后提出，表明让西部人民共同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决策。东部的人们也没有忘记西部的人民。一批批志愿者从城市来到农村，从东部来到西部，通过支教、扶贫以及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来促进东西部鸿沟的缩小。更可贵的是，一些来自台湾的同胞，他们以对西部同胞热忱的关怀，对中国发展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援助西部发展的行列中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黄羊川有了与西部其他乡镇不同的一段故事。

1999年，在台资企业天津英业达公司工作的专利工程师彭海纳，深感于所看到的贫困与自己所享有的高薪之间的不和谐，心里感到非常不安，他感到不去为西部人民做点什么，良心无法得到安宁，便毅然从公司辞职，作为天津市团委所组织

的志愿者，走进黄羊川，开始了在黄羊川职业中学为期一年的支教。这是第一位走进黄羊川的志愿者，也是来自东部，力图为改变西部的面貌，提升西部的教育尽一份心、尽一份力的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成为了黄羊川以后变化的一个重要引子。

彭海纳向原来公司的同事求助，希望能为这里的孩子捐赠一点旧的电脑和图书。当这些电脑和图书到达学校之后，所产生的反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公司的总经理林光信先生在2000年9月29日接到了黄羊川职业中学23位同学所写来的信。当这些来自祁连山麓的孩子们在信上说，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课本以外的图书，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示感谢，同时又问，天津是否也有楼？因为在黄羊川只有两幢楼房，这位出生于台湾台中，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又长年留学和执教于美国的总经理心潮再也无法平静。林先生当年是唱着“青海青，黄河黄，祁连山下好牧场”的歌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他为今天在祁连山下仍然还存在着如此的贫困而感到震惊，也决心要去黄羊川看看。他当即买了机票，利用十一长假走进了黄羊川。在与学生交流，走家串户进行访问的过程中，他所亲眼看到的黄羊川的贫困深深地打动了这位长期在国外和东部地区生活的IT老总。看着学生们只能吃着家里带来的馒头，就着凉水当午餐，老乡因干旱少雨而没有收成的无奈神情，顿时觉得黄羊川就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必须要为改变这里的贫困做点什么。林先生问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校长，如果让学生喝上开水，每周吃上三餐带肉片的面汤，每月需要多少钱？回答是需要2500元。从此，林先生每月捐2500元，用于改善学生的伙食，使学生能喝上开水。然而，林光信认为，给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的

心灵得到释放，开启他们的心智。他深信，只有利用互联网络，才能达到在西部发展经济，开启孩子们的心智。

紧接着，英业达公司给黄羊川职业中学捐赠了电脑和网络设备，派遣员工培训学校的老师，帮助学校建起了校园局域网，连通了互联网。很快，师生们都学会了上网。在网络上，他们能够跨过大山和距离的阻隔，看到外面的世界。

与此同时，林光信先生大学的同学，英业达公司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一直就在中国西部走访，在思考如何加快西部发展。这位成功的企业家，考虑的已不是赚钱，而是中国的未来和西部的未来。他走遍了西部的每一个省，也深深地为那里的贫困而感到不安。西部不仅自然条件差，而且长期积累下来的“愚、贫、弱、私”正是西部落后的真正根源。他发现西部开发不能走东部的那种工业化的老路，认为西部与其说是缺乏工业化，不如说是缺乏“数码化”。他更不能同意有人认为西部开发需要 50 年、100 年才能成功。他认准的道理是，我们不能让生活在西部的 3 亿人口两代人、三代人地再生活在贫困之中，必须让他们尽快脱贫。而长期服务于 IT 行业，使他比其他人更清楚地认清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那种能够跨越时空，缩小知识与信息鸿沟的作用在现代发展中的巨大能量。如果在西部通过发展和普及互联网，就可以事半功倍地推动西部的发展。他发现，2000 年中国 8 亿农民（其中劳动力 4 亿多）一年创造的财富大约为 1700 亿，但是美国 IBM、惠普、COMPAQ 和戴尔 4 大电脑公司的雇员大约为 50 万，但创造的价值是 2100 亿。美国在 2 亿 8 千万人口中所拥有的软件工程师为 540 万，而中国的大学每年培养的软件人才仅有 4 万。在信息时代中国落后，突出地表现在信息人才上的落后。因此西部的发展，必须从缩小数码鸿沟上着手。

温世仁先生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经济实力，在对西部的关怀中正在酝酿着一个带有梦想的实验，那就是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来全力推动互联网在西部的推广与运用。当他和从黄羊川回来的林光信先生谈起这个想法时，两人一拍即合。温世仁先生决定投入 5000 万美元，建立千乡万才科技有限公司，准备十年内在西部 913 个县级单位（104 个县级市和 809 个县）每个县都创办一所会员学校，共建立 1000 所会员学校，在那里推广学习信息时代所必须的技能 SET（软件、英语和电脑操作），使学校成为当地的网络中心，通过“以校领乡”，使西部乡镇的知识与信息水平逐步与东部发达地区同步。通过辅导农民利用电子商务和引进外部的知识改善农牧业，让农民具有就地创造财富的能力，使人才留在家乡。然后进一步投资建立“网络城乡中心”，借助某种商业模式来促进东部和西部的交流和联结，以吸引人们从散居的自然村落聚集到“网络城乡中心”附近，促使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业转化。同时，千乡万才准备培养 10000 名数码工人，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远程雇佣，让那些数码工人在人留当地的情况下，就能够通过互联网络参与生产，使西部人民可以就地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使经济和社会都能同步发展^①。

“西部开发，十年有成”成为千乡万才公司的一个响亮口号，更是温世仁先生的人生目标。当人们问他，如果他的构想十年不成怎么办？这位来自台湾的不同凡响的企业家第一个反应是：“让我们努力做。”接着就说出了感人肺腑的誓言：“如果十年不成，我死后就把我埋在西部的草原！”

^① 参看林光信，《黄羊川：网络联结梦想》，三联出版社，2001 年出版；温世仁，《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三联出版社，2001 年出版；温世仁和林光信，《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三联出版社，2003 年出版。

有幸成为千乡万才公司第一个会员学校的黄羊川职业中学，在一个富有创造力和充满关怀的构想下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本来在祁连山下默默无闻的黄羊川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样，从彭海纳在黄羊川支教而开始的故事，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不幸的是，正当千乡万才事业蓬勃开展时，温先生于2003年12月7日突发脑溢血去世。但是，千乡万才的事业在林光信先生的带领下仍在继续。现在，会员学校已发展到155所，并开创了把西部青年输送到东部就业的“西才东用”项目，帮助西部早日摆脱贫困，也为西部培养着人才。林光信先生正在带领千乡万才公司推广“穷人也能使用的网络”，探索建立网络新农村——这是千乡万才公司对如何使用网络来促进西部发展，帮助那里的人民摆脱贫困的进一步探索。这批人用这样的话来期许自己：

告别贫穷——

让中国8亿农民直接与网络世界链结，
让广袤的西部越上新科技的发展平台，
这是多么美妙的前景，
这是何等的气魄！

“千乡万才”工程聚集了一群怀抱这一理想的人，
他们活跃在黄羊川，
活跃在中国西部的穷乡僻壤，
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传统的愚公精神，
正在改造中国的面貌。

从黄羊川开始的千乡万才事业本身包含着多重含义：来自东部、来自台湾对西部同胞不竭的关怀；源自于对人本身和生命的尊重而产生的爱；源自于利他精神对于仍限于贫困之中的

同胞的无法心安；建立在对信息时代的理解基础之上对中国西部发展走数码化道路的构想；建立在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信念之上而产生的坚强信心。许多人对于温世仁、林光信先生的行为觉得难以理解，因为他们的行为已明显脱离了“经济人”的模式，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这样做），而是把帮助西部人民摆脱贫困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有些人也对他们的做法没有信心，似乎这是在要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然而，千乡万才的魅力也正在这里。这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发展观，不同的世界观的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中，才让人体会到什么是高尚，什么是远见，什么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的目标。千乡万才公司的实践会有曲折，困难和挫折无法避免，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已经在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感动着和鼓舞着更多的人投入到扶贫帮困，帮助西部发展的行列中去。

2004 年初春的一天，林光信先生特地到上海来看我，探讨温先生去世后千乡万才事业如何发展。林先生在讲到西部地区的贫困时，仍难过地落下眼泪。自古以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一个来自台湾，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已成为社会高收入阶层的人，能够为西部今天依然落后的面貌以及西部同胞的贫困而落泪，把西部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本身就使人无法不动容，无法不钦佩。我有幸被林光信先生聘请为千乡万才公司的顾问，使我有了一个切入点，不仅可以对千乡万才事业本身，也可以对贫困，对西部的发展做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这些有着长期插队经历的一代，对农民、农村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节，对贫困有着感同身受的体验。2005 年，我第一次走进黄羊川，在长期进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之后，有机会用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眼光来考察千乡万才的事业，来了

解西部，来感受那里的贫困，思考西部的未来，也深为西部人民坚忍不拔地为改变家乡面貌的精神所感动。《走进黄羊川》就是这次走访的产物。

当2004年林光信先生第一次访问我时，我的儿子周忆粟也在场。千乡万才的故事也深深地打动着他。2005年，周忆粟从大学毕业，他决心作为志愿者去千乡万才公司的会员学校支教一年。在千乡万才公司的安排下，他去了陕西渭南市临渭区阳郭镇第一中学。由于不是属于国家统一组织的支教活动，他在当地被安排为一名代课老师——至今西部的义务教育还是靠许多代课老师在那里支撑着——经历着与他过去的人生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从一个养尊处优的东部学子转变为一个西部地区的代课老师，而且在那里感受到了贫困，感受到了我国义务教育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以及西部教师和农民的艰辛。他的最大收获是，能够被100多名同学所接受，能够唤起他们对学习的热情，而他自己也融入了当地的社会，成为西部地区的普通一员。这段经历将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财富。

这本书包括了这样几个不同的故事、体会和观察。然而其主题是清晰的：帮助西部地区和那里的人们尽早摆脱贫困，使他们获得与东部地区的人们同样的发展机会，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这一时代的一名中国知识分子，不了解工人与农民，就不懂得什么叫人民；不感受贫困，就不懂得什么叫社会责任；不到西部，也就不会完整地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西部，关心那里的人民，能够加入到帮助和促进西部发展的行列中来。

周建明

2006年7月25日

走进黄羊川

ZouJinHuangYangChuan

黄羊川因他而发生了变化，他也因黄羊川而改变了人生。

二、山·雨水·他们·我

彭海纳*



写在前面：

1999年初，我在台资的英业达天津公司工作4年后辞职，作为天津市团委首批接力扶贫计划的志愿者来到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乡职业中学支教。由此，我的生命与这里的大山，这里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年，是我毕业后最充实、最愉快的一年，在干旱、贫困的黄羊川我变得淳朴、自然、真实、快乐。如果你整天沐浴在阳光中灼热的直射中，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一种情感在生活，你也会感觉到幸福。孩子们的情感与那里的阳光一样直接，毫不掩饰，他们的情感直接到达你内心的最深处。每次离开他们几天，心里都会非常挂记，会想带点什么礼物给他们呢？看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知道这是我最为珍贵的东西。渐渐的，我忘记了自己存在的存在，他们的快乐、忧愁成了我的快乐和忧愁。我的皮肤逐渐与黄土融为一体，血液里流淌着干涸，与所有人一起企盼着下雨的日子，因为我知道，雨水就是希望，就是他们脸上的笑容，是他们继续读书的暂时保证。雨水和黄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也折磨着他们，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苦难，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我知道，我所能做的，就是珍惜时间，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哪怕是一点点。

“长长的一条路，就是一个举行告别仪式的巨大广场”，放假前的那天，我不在学校。走在回学校的路上，一路上不断碰

* 本文作者彭海纳是第一个走进黄羊川的志愿者，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志愿者，现为中国千乡万才科技公司负责会员学校的建基部部长。

到学生们回家，每一次告别都让我不得不更加坚强，这时，一辆三轮摩托车拉着几个学生尘土飞扬地开了过去，车上的一位小姑娘用手捂住了脸，那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为了告别，为了总结，为了感谢，我写下了《山·雨水·他们·我》，这是一封信，写给我的同事们，他们为这所学校寄来了几千册图书和十几台电脑，我想与他们一起分享我的感受。

那时是 2000 年的夏天。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还会那么多次地回来，更不会想到我今后的工作和黄羊川这片土地密切相关，想不到黄羊川现在变得世界知名。当周建明教授让我把这段经历再叙述一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2006 夏天的黄羊川，故事多得怎么也讲不完了。于是我试着和 2000 年的那个我对话，重新写下了《山·雨水·他们·我》。

(一) 山

在甘肃，你的脑海里不会出现“土地”这个词，山是养育一切的母亲。从我第一次在火车上看到黄土高原上的山开始，我就在观察这些朴实的山。它们如此相象，如此不起眼，你很难对自己说，我看到了美景。到了学校，山就在面前，它的贫瘠和干涸赤裸裸地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难以直视，就像面对敞怀侧卧的母亲一样，你感到缺乏勇气，同时一种直接的东西开始在你心里生长，它强塞给你，并不需要你的同意。随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仍然在看这些山，我渴望了解它，理解它，仿佛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什么是生活。它不再使我触目惊心，它像皮肤，像几万头拱在一起的大象，它引得我想去触摸它，它引得我手上有一种粗糙、结实和温暖的感觉。



图 2.1 黄羊川山坳中的村庄

这样的感觉是和阳光在一起的。这样的冬天，这样的阳光，它使你的皮肤黝黑，身体健康，快乐像阳光般透明，内心安静。过去消失了。干燥、干旱、皮肤堆起的皱纹，这时你还不知道它有多么巨大的力量，还不知道阳光和黄土是怎样养育和折磨着这里的人们，不知道山为什么如此沉默。是的，它是沉默的，甚至是安详的。当村庄卧在山谷中，当黄土的颜色和村庄、皮肤融为一体时，你不知道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你从来不懂得人类的命运一样，就像你已经凝视了它一个世纪一样，你像山一样沉默，看着老老小小的人们死去又诞生，看着绿野变成了荒山。习惯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啊！

(二) 雨水

五月份以后，春天来了。就像是有个调皮的孩子一夜之间

把黄羊川上了颜色一样，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景色每天都在变化着，我第一次注意到绿色如此丰富，各种层次浓淡不一，像水彩画一样。也许更像水墨画，湿漉漉的。到了现在，你才知道学生们所说的家乡美景指的是什么，而且不仅于此。各个地方的景色差别很大，翻过一座山，就会有不同的景致。这也是我家访最多的一段时间。每个周末，我都会跟着学生一起或者步行或者坐小拖拉机去他们家做客。下面的照片是我在去泉沟大队的路上拍的。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他们是初一(3)班的同学。我喜欢那鲜艳的颜色和那种在路上的感觉。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图 2.2 家访的路上

学生们通常住的都很远，北山的大台村之行是最累的，要爬 3 个多小时的山。据村干部讲，大台地处偏僻，山路又陡又窄，车根本开不进来，从来没有领导到那里去过，是个